

·门外弹乐·

传奇不掩本真

□梅明蕾

虽远在数千里之外游历，我也不会忘记那场重要的音乐会。10月27日晚，我早早来到琴台音乐厅，期待心中的大神波格莱里奇（乐迷昵称其为波哥）出现在眼前。

波哥身着白衬衣从后台缓缓走出，年轻时一头浓密的青丝已成斑白的短桩，乍看就是一个老农民。波哥端坐于钢琴前，热烈的掌声逐渐止息。他手指触键，肖邦的《升C小调前奏曲》响起，今晚由波哥创造的世界开始展现。

波哥当然要弹肖邦，一切钢琴家都要弹肖邦；但肖邦于波哥又别具意义，他的人生传奇正由肖邦开始。

1980年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生于南斯拉夫22岁的波格莱里奇参赛。虽然那时的小波已然技惊四座，却因其对肖邦的诠释太过“独特”而受到争议，还未进入决赛便遭淘汰。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时刻，同为主评委的“钢琴女祭司”阿格里奇为他出面抱不平，遭淘汰的结果而去不可更改，阿姐愤然辞去评委职位拂袖而去。

作为曾经的肖赛大奖得主，阿姐的独树一帜向为乐坛公认，她为同样独特的小波抱不平，是否惺惺相惜也未可知。但阿姐毕竟影响力巨大，她的出手，令无缘决赛的小波立马为媒体所聚焦，加之年轻的小波琴技超人兼容貌俊俏，这样的明星种子岂会被淹没。赛场失意市场得意，小波随之迅速蜚声乐坛，一派光明的音乐生涯向他展现。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琴技高超的小波不期遇上高人克泽拉斯。克泽拉斯在一个社交场合偶然听他随兴弹了些作品片段，不禁随意点拨了几句，小波却立马敏感体察到眼前这位女子的价值，竟当场发出向她学习的请求。克泽拉斯虽感突兀，见小波为可造之才，仍答应了她的请求，并与之约定了上课时间。课堂上，小波经历了老师的悉心指导琴技大长，同时，师生二人擦碰出爱情火花，直

·序跋集·

就让这姹紫嫣红，替你娓娓道来

□祺四

《画中繁花：花语艺术史》是我的第五本书了。

十年前，在写第一本书《八卦艺术史》时，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能写到第五本。但每次写完一本并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本，之后就不写了时，新的点子、新的内容就又一次会弹出到脑海里，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跟大家继续分享。《画中繁花：花语艺术史》也是这般。

其实很早以前还在上学的时候，研究画中的花朵就是我的一个专注点。国外把学术点放在植物身上的学者不多，近二十年更是只有过一位，且还是把研究范围缩小在“拉斐尔前派”时代内。教授也曾跟我讲过，研究画中的花草并不是一个近代“时髦”的学术点，在这方面过于花费时间不是太理智的行为。这也的确是事实，每个时代都有其最前沿、最前卫的研究主题，草木植物听上去多少有些过时。

但喜好这东西不归理智管。所以这些年，在看到有花草的艺术品时，我还是会忍不住归档编篡。哪怕这些研究只是用来自娱自乐，哪怕许多艺术史家描绘草木也并非百分百还原，我也仍然乐此不疲。

真正决定把这些内容出版，并正式分享给大家，是在疫情期间。

当时在写《趣说西方艺术史两千年》后，整个世界仍然处于疫情期。被困在家中的我，只能去花园里寻些慰藉。施肥、浇水、

·科海无涯·

波尔与“哥本哈根精神”

□陈洁

我曾经见过一个场景，学生课间质问老师，上课为什么不按教材讲？老师回答：教材就是我写的，现在我的观点有变化了，新的修订本还没出来。

那个学生郁闷又无奈地走了。在这个学生心里，公开出版、白纸黑字的教材，应该代表了某种权威和神圣性，他想不到教材也是人写的；教材可以修改，甚至可能有错误！认识到这一点，有时会让人备受打击。

由此我想到，学生们非常需要认识尼尔斯·波尔，以及他的“哥本哈根精神”。

波尔出生很好，爷爷是丹麦公立中学的校长，爸爸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妈妈来自富商家庭。波尔在哥本哈根大学校园里出生、长大，从小跟着爸爸参加每周一次的家庭式学术沙龙，由此炼出一身“反骨”。7岁上小学，就敢指出教材和教师的差错。22岁大学毕业，获得丹麦皇家科学院的金质奖章。4年后，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去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进修。波尔第一次去见导师汤姆森，懂事地带着“见面礼”——他写的一篇论文，内容是对汤姆森各项研究的批评。

他从此再没见过导师的好脸色。所幸他不久在聚餐中认识了卢瑟福。卢瑟福被公认为是继法拉第之后最有才华的实验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也是汤姆森的学生，1907年，汤姆森推荐卢瑟福去曼彻斯特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波尔赶紧投奔，做了曼彻斯特大学的助理教授。入职当年，就发表长篇论文，创立原子结构理论，人生由此步入快车道。

汤姆森退休后，卢瑟福回到剑桥，出任卡文迪许实验室第四任主任。临行前，他提议波尔接受高薪邀请，在曼彻斯特建立一个现代物理研究的学术中心。



梅明蕾 媒体人、爱好者，读写驳杂。

至克泽拉斯与分居多年的夫君正式离婚，转而与年轻已22岁的小波喜结良缘。波哥的人生从而又书写了一段传奇。

波哥与克泽拉斯的故事既离奇又动人，此处不能一一道尽。还是回到这场音乐会上来。

波哥对音乐会的曲目安排素有讲究，这次也不例外。上半场，肖邦的《升C小调前奏曲》之后是舒曼的《交响练习曲》（包括5首遗作）；下半场，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按波哥的说法：“肖邦的《升C小调前奏曲》最后的和弦（升C小调主和弦），即舒曼《交响练习曲》开头的和弦。”而西贝柳斯和舒伯特的搭配又在于调性和情感的连结，“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结束在G小调，然后舒伯特从C大调开始。”他说,“《悲伤圆舞曲》和舒伯特，两者的共同点是什么？是悲伤，流泪的悲伤。”

如一些前辈大师，波哥的演奏几无身体晃动，甚至前臂都没有高抬的时候，双手像是在抚摸琴键。然而发出的琴声却与这不显山露水的演奏姿态形成显著反差。舒曼《交响练习曲》中的10首变奏，首首都有不同的情绪指示，诸如“强劲的快板”“富有表情的行板”等等，波哥即以其干净利落、坚实灵动的触键以及多变的踏板运用，将这些情绪指向精细地区分开来，一架钢琴展示的交响性堪比一个交响乐队。而下半场舒伯特《六首音乐瞬间》所展现的却是另一种景致，灵动、鲜活、清新，以及淡淡的哀伤。比较上、下半场的情绪变化，波哥手下的巨大张力表现无遗。

音乐会毕，波哥来到大厅里与乐迷见面签售音碟。这时的波哥，头戴大红绒帽，身裹大花格披巾，几乎与方才台上的素朴装扮判若两人，让人又蓦然记起他的本真和“独特”。



这是祺四《画中繁花：花语艺术史》后记，标题有改动。

剪枝，修理杂草，我逐渐跟着园丁学了起来。尽管我学得应该并不好，因为园丁总是不让我干除了浇水和拔杂草以外的活儿，但这仍然不影响我在花园中感受到那种久违的快乐。

那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蓬勃生长的生命力。破雪而出的番红花，早春的水仙，三月的杜鹃，四月的丁香，五月的铃兰，六月的蔷薇，七月的绣球，八月的睡莲，九月的桔梗，十月的金菊。春去秋来，不同的月份有不同的美妙。怕怕到了冬天，大地冰封，也难以阻挡它们各自凿冰破雪、卷土重来的决心。再一想到这些花各自所代表的寓意，更是让我感觉这整个花园一年四季都在热闹地开着茶话会。

自然，人有人的言语，花便有花的措辞。正如这世上所有的语言一样，得先习之，才能用之。

于是我把《画中繁花：花语艺术史》写了出来。

这既是艺术史之作，也是一本花语辞典。希望大家读完此书后可以和我一样，聆听它们的故事，通晓它们的含义，懂得它们的志趣，从此与这繁花万木多情地交流。

往后，当诸君再有那难以宣之于口的话语时，就可剪下一枝，封于信箋，与此书一同寄出。就让这姹紫嫣红，替你娓娓道来，愿读信之人也能与你我一样，对花当歌，且快乐。



陈洁 科普作家，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著有《山河判断笔尖头》《何以科学家》等。

卢瑟福的提议极有价值 and 诱惑力——除了“在曼彻斯特大学”这一点。

1920年，波尔回到祖国，在哥本哈根大学创建了理论物理学研究所，并领导这一中心长达四十年。在这里，波尔将自己从小养成的“自由思考和讨论、高度的智力活动、快乐而大胆的科学冒险精神”，转化为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使之成为研究所的灵魂。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平等人格，真理至上，波尔用这样的科学精神和态度跟爱因斯坦交往，两人做了一辈子的朋友，也为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问题争论了一辈子。他也用这样的姿态面对小字辈。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性格鲜明、思想活跃、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他们个个有性格，人人有段子；以尖锐刻薄著称的泡利，讲起笑话来满嘴跑火车的朗道，把国漫画写打油诗当主业、物理研究当副业的伽莫夫……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在北欧小国形成的“哥本哈根学派”，很快成为全世界量子力学的学术中坚，现代物理学者的朝拜圣地，其崇高地位和影响力持续至今。

波尔1922年应邀赴德国讲学，在讲学中，20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对他提出了激烈的质疑。波尔没有像汤姆森对待自己那样对待海森堡，他约海森堡散步长谈，坦陈自己的疏漏，并邀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做研究。海森堡后来回忆：“我真正的科学生涯是从那次散步开始的。”

二战爆发后，丹麦被德国占领。波尔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往瑞典，后远赴美国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战后才回到祖国。

即使在盛名之下，波尔也保持清醒，不被捧杀、异化和扭曲，不迷失自己。他用他的人生为学术之道做了完美的诠释和注脚。

冷门绝学孕育《本草环球记》

《本草环球记》是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19世纪前欧洲科学家和汉学家视野下的中医西传研究”阶段性成果，汇集全球18位优秀学者和学术新秀，对1600多年长时段、跨地区的医药产品，如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金鸡纳等进行追踪，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多维度展现贸易与全球医药产品流通及健康知识生产的关系。

“本草环游”构建全球商业网络

从全球史的视角探讨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的生产已成为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主题。2018年4月11—12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学院联合主办了“贸易为健康的驱动力：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贸易与医药产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从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层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多维度展现贸易与全球医药产品流通的关系。

与会学者的关注点不约而同地偏重于观察医药产品的长时段、跨地区的流动特征，尤其是“物”的文化史。讨论议题有医药产品的全球贸易与流通，如世人熟知的丁香、大黄、金鸡纳和人参等，或是鲜为人知的阿魏和中国根等；近代域外医药产品与知识入华史、近现代中外医药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以及新视野与方法的运用等诸多领域。参与研讨会的三十余位国内外学者，分别来自中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学科背景多样，既有历史出身的学者，也有中医与西医背景的学者。《本草环球记》便是此次会议的结晶。

本书充分展示了具有全球环游特征的本草

书摘

查理五世相信“中国根”

1545年冬天，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正遭受人生第11次痛风的侵袭。2月9日，英国驻荷兰大使沃顿觐见查理五世，发现这位叱咤风云的欧洲政治强人状态非常糟糕：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双脚放在另一张低矮的椅子上，用毛巾包着一只胳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

2月10日，查理五世决定服用一种名为“中国根”的新药。服药不到两个月，他便恢复健康。原本颓丧地躲在比利时宫廷不愿见人的君主站立起来，重现优雅的姿态。他的服药决定是影响近代早期东西方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让查理五世重振威风的药物（中文别称金剛藤）是一种来自中国蓼葵类植物的根块“中国根”，它的英文名是China Root，拉丁文为Radix China。该药最早由葡萄牙商人带入欧洲，当时欧洲的“中国根”主要由印度进口，因而欧洲人又称之为“Wood of Inde（印度木）”。受惠于“中国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颁发药物许可证，使之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当时被誉为“神木”的“中国根”一度风靡欧洲，由此引发了巨大商机。在16—17世纪来往于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货船上，“中国根”是必备的商品。

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史”“海洋史”研究的兴起，海内外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外物质文化交流中这项引人注目的案例——“中国根”在欧

洲大陆长达四个世纪的流传和广泛使用，纷纷展开研究。

2022年最新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16世纪欧洲医学简史》便将“中国根”列为16世纪进入欧洲的两大新药之一，“中国根”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医学史书的重要位置上。

只是，部分研究者的视野多聚焦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范围。作为大航海时代欧亚贸易的产物，学者们分别从贸易、文化交流与医药传播的角度展开探讨，采信的史料多依据16世纪以来的商人、旅行者以及外派东方的欧洲医生撰写的游记、考察东方香药的医学报道，以及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档案。这样的研究关切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将一个医药交流事件放置在长时段跨区域的世界历史范畴内考察，可以突破医药史或是技术史的狭窄框架，通过贸易数字的统计与分析，考察“中国根”在欧洲所呈现的物质文化形态，并论证“中国根”在欧洲盛行的实史，勾勒出药物全球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

然而，仅凭货物数字就想阐释欧洲科学家、政治权贵和民间社会对“中国根”的不同认知，难免显得单薄而无说服力。比如，所有的研究者都从既往的史料中发现，“中国根”并不是历史传说中治疗梅毒的良药，17世纪之后的欧洲

《庄稼人》仿佛一座专题博物馆

□衡红蕾

店，依然顽强地生活着。木匠黄庚山是盲人，篾匠邓冠芳也是残疾人。他们有无数个理由躺平靠人伺候，可是他们也有无数个理由靠手艺乞食其力，顽强地活着。作者不是在歌颂苦难，而是关注农民在面临苦难时，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又是如何以自己的手艺，为行当、为自己赢得最后的尊严。

就如纸木匠如喜：“他的那些生命短暂的艺术作品，曾美化了许许多多亡人的葬仪，让那些普普通通的乡野农民，在别人人间的时刻，留下了花团锦簇的诗意的一瞬。”

黄孝纪凭借着一丝不苟的写作精神，让每一个人物的都如此鲜活，令人深受感动！为了写好每一个工匠形象和制作工艺，黄孝纪多次亲临现场。比如写陶匠，黄老师在八年里前后两次亲自现场采访，不过放过每一个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完整的制陶工艺。

掩卷沉思，我久久难以释怀。这些消失的或者即将消失的手艺人，他们劳作的意义在哪里？我想起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那不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吗？我想起了我看过的各类博物馆，有各种事件或人物的呈现，那么黄孝纪的

将大黄的故事纳入全球视野，引入“糖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饮食习惯”的宏大命题，发现了大黄从药材到食材的变化；高晞从“中国根”的知识考古与权力隐喻角度得出“‘中国根’是欧洲科学革命的引药”的结论；王家葵从药理学和毒理学两个角度对古代草药记录进行了探讨，看到了传统本草学向现代药物学转型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徐源、周英杰使用新的数字人文工具分析早期佛教与道教文本中出现的本草。

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药物流动，不难发现，凡是进入全球流通领域的药物都被赋予了“异国情调”的特质，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会有一段对“异域新药”充满好奇的历史，并产生相似的认知：本土草药是廉价、优质和健康的，而“奇怪的”或外来的草药是昂贵的、有问题和具有潜在危险的。



《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高晞、[荷]何安娜 主编 中华书局

医生就弃之不用，来自美洲的愈创木才是对付梅毒的“神木”。那么，为什么“中国根”的社会影响会经久不衰呢？

若要分析“中国根”的神药形象是如何构建的，需要将眼光回到欧洲本土，从同时代欧洲医生的文献中寻找“中国根”使用的痕迹，考察医生认识、处理“中国根”的方法和态度，考察这款异域新药是否对欧洲医学知识的科学化转型产生过影响，以此发掘“中国根”的盛行与欧洲知识革命和科学方法论创建的相关度。

在《本草环球记》中，将欧洲第一部以“中国根”命名的科学著作《中国根书简》（1546）和葡萄牙名医的《医药百章》（1551）为研究对象，并参照同期阿拉伯医师的处方和中国医家的医方、医案和本草著作，尝试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两个问题：从知识考古角度，探究16世纪欧洲医学界对“中国根”的认识和使用方法；从《中国根书简》作者的写作动机分析，他为何选择“中国根”阐述他划时代的颠覆性科学思想，由此分析16世纪以来中医西传对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转变的影响，尝试从知识与权力、知识与权威的角度，探讨在欧洲医学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科学初兴时期，医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如何受到隐藏着的政治力量，如帝王意志、学术权威的影响，并通过学术语言完成方法论的建构，同时考察在此关键时刻进入欧洲的“中国根”，在欧洲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转型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庄稼人》不就是这样一座专题博物馆——

有“事众生”的九个角色：接生娘、郎中、媒婆、裁缝、榨头、屠户、猪馆、厨子、小店主。

有“制百器”的九个工匠：木匠、棕匠、砌匠、窑匠、篾匠、豆油匠、陶匠、阉猪匠、纸木匠。

有“促生产”的十个职业：队长、记工员、保管员、赤脚医生、民办老师、广播员、邮递员、营业员、管电员、放映员。

有“参天地”的十种身份：歌者、拳师、收魂人、渔鼓师、守词人、皮影师、礼生、地仙、开圻人、仙娘婆。

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栩栩如生，每一个场景都活灵活现。我们的后面对对这些角色的名词术语，不会像看天书一般，闻所未闻。人物与事物场景交织在一起，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弥足珍贵，情景再现，永不消失。



《庄稼人》黄孝纪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快览>>>

《数据要素的市场化》姜奇平 著 中译出版社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信息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本书揭秘数字经济下的市场阴阳之变，深入剖析了数据在市场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展示了数据要素如何从一个边缘角色逐渐成长为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力量。同时，本书还探讨了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如数据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市场规则制定等。

《美国叹号 美国句号》沈辛成 著 中西书局

继《纽约无人是客》之后新作，作者现为上海交大老师，曾留美八年，走访全美26个州的300余处文化地点，选取其中八十余处博物馆，从历史、科技、政治多维度地起底美国的社会与文化，所记录的不只是美国剧变的时代剪影，还有一代留学生厚重的心路历程。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增订本）》虞云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选取南宋从治世转入衰世的宋光宗、宋宁宗两位帝王作为研究对象，从内禅闹剧、庆元党禁、对外战事、权相专政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剖析了光、宁两朝的南宋不由自主地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这次增订，作者润色原版遣词行文，充实史论，并新增附录，利于读者获得客观性、全局性的把握。



《智能化战争论》李明海 著 人民出版社

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本书内容涵盖智能化战争巨系统的复杂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科学思想、思维方式和战争艺术等，为从事军事科学、科技哲学、国防科技、系统工程、管理科学等领域研究者提供参考，可供有兴趣了解智能化战争的领导干部、教师、学生和军事爱好者学习借鉴。

《仰望星空：观测太阳》[美]杰米·L. 詹金斯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仰望星空”丛书引进自国际知名出版社的经典天文观测系列，是众多天文学家和国际天文观测协会成员合力打造的匠心之作。没有太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会灭亡。但我们对其了解多少呢？这本关于观测太阳的指南，帮助人们看到太阳所有辉煌的细节，包括太阳黑子、日珥和耀斑。

《战争，战争，战争》[法] 蕾拉·斯利玛尼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是特别出现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法国文化代表作家、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本书是其书写家族三代女性真实命运的“他者之乡三部曲”之一，中文版首次译介。小说以二战后法属摩洛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讲述一个深陷政治身份危机的国家，一个跨种族结合的混血家庭，以及一个筋疲力尽的女人，如何在动荡的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